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 赤裸的午餐

[美] 威廉·巴勒斯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世界禁书文库

# 赤裸的午餐

原 著 [美]威廉·巴勒斯

翻 译 钟 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赤裸的午餐

---

作 者:[美]威廉·巴勒斯

译 者:钟 雷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170 千

印张:8.25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 作者简介

威廉·巴勒斯(1914 — ),美国小说家。

1914 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1935 年,根据自己吸毒的亲身体验写成了他的第一本小说《吸毒者》,署名为“威廉·李”。随后他又写了《灭绝者》(1960)、《软机器》(1961)、《爆炸的票子》(1962)、《新区快车》(1964),这些小说在形式上都有新的探索。1971 年写了同性恋题材的《野孩子》,代表作长篇小说《赤裸的午餐》系 1959 年完成。

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逼近我，感觉到它们向我运动，指派出可恶的木偶猿鸽，对着那些我扔在华盛顿广场的量匙和滴管哼哼唧唧，穿过围住入门处的拱形的旋转式栅门，然后顺着铁梯涌下两层平台，攫住了一列进城的火车……一个年纪轻轻、气质独特、短头发、佩长青藤联合会徽章、派头十足如经理一般的同性恋家伙给我撑住了转门：显然我正是他心目中的“人物”。大家都熟悉这样一种人：在酒吧招待和司机的簇拥之下亮相，对设置圈套和诱骗之事津津乐道，用昵称招呼内迪克店里的伙计，一个十足的蠢货。那个身穿白色军用雨衣的缉毒探子刚刚在此时冲上了月台（幻想着是穿着这种雨衣在跟踪某人——我估计他是试图不引人注目）他左手抓着我的那些玩意儿，右手放在枪套上，虽然未开口，我却能听到他说话的那口气：“伙计，我想你掉了什么东西吧。”

然而地铁已经在移动了。

“回见，小子。”我大吼一声，接着观看身边那个同性恋者。我看看他的眼睛，他长着雪白的牙齿，皮肤被佛罗里达阳光晒得黝黑，身上穿着二百美元一套的雪克斯金呢西装，

衬衫是布鲁克斯兄弟服装公司生产的，扣子扣得紧紧的。他还带着一份《新闻》杂志作幌子。“我只读‘小阿贝纳’专栏。”

看样子这个倒楣鬼想学一学嬉皮士……滔滔不绝地议论着“大麻烟”，不时地抽上一根，身上总是带着几支，以便能给那些放荡不羁的好莱坞式人物提供方便。

“谢谢了，朋友。”我说，“看样子你我是一伙儿的。”他的脸顿时像弹球机的灯一样亮了起来，一副愚蠢而激动的模样。

“他大概是有什么消息能告诉我。”我表面上露出愁容，离他近了一些把我那肮脏的吸毒鬼的手指搁到他的雪克斯金呢袖子上。“我们是用同一只脏针头的铁哥们儿。不防透露给你一个秘密，他已经免不了一次‘快车’（注：这是一管毒性很强的麻醉品，常用在通风报信者身上。这种“快车”通常是马钱子碱，不过品尝起来和看起来都像麻醉品。）。

“见过‘快车’怎么发作吗，伙计？我在费城看到了一个瘸子的惨状。我们把一块妓院中用的那种单向玻璃装在他的房间里，然后钻了个窟窿来偷看。甚至他没有来得及从手上拔出针头就呜呼哀哉了。如果‘快车’没问题的话，也确实来不及拔出针头。他们被发现时就是那么一副模样：青紫色的臂膊上挂着满是血块的滴管。发作时他的眼神——伙计，可真是够瞧的……

“记得当初我和瓦吉勒特——他可以说是这个行当中最出色的打手——闯荡江湖，到过智……我们在林肯公园城敲诈那些同性恋者。有一天晚上，瓦吉勒特来找活儿了，他穿

着牛仔靴和一件缀着一大块铁皮的黑背心，一条麻绳挂在肩膀上。

“于是我说：‘怎么啦？你本来就够讨厌了。’

“他直瞪着我说：‘拔枪吧，陌生人。’然后掏出一支破旧生锈的六响手枪。我顿时跳起来，在四处横飞的子弹中，穿过林肯公园城逃跑了。而在警察抓住他之前他已经干掉了三个同性恋者。我的意思是人们给他起‘瓦吉勒特’这个绰号可不是乱起的……

“注意过那些人的复杂表情吗？一从同性恋到骗子，人们可以判断你和他们是同伙，那表情就如举手打招呼一样。”

“抓住她。”

“让那个贩卖毒品的小子给这蠢货再来些好听的话吧。”

“野心的家伙对他追得太紧了。”

“那个‘鞋店小子’（他专在鞋店里勒索拜金教徒，所以得了这么个绰号）说：‘给一个蠢货尝点儿甜头，他就会再次回来哀哀地乞求。’一旦这小子发现了目标，他就会呼吸急促，脸部肿胀，嘴唇发紫，就像一个爱斯基摩人中了暑，他小心翼翼地缓步接近那蠢货，用已溃烂的指头摸索着，抚摸他。”

“那新来者的模样像小孩子一样的纯真，纯真得简直就像蓝色霓虹灯在他身反射的灼灼光辉。他简直就像是《星期六晚邮报》封面上跳下来的，带着一串笨蛋，在吸毒的队伍中稳稳地占住一个席位。他的牺牲品从不抱怨。那些老骗子也真的准备接受他了。而后有一天，他的小孩布鲁开始出

溜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简直让救护车上的护士作呕。那新来者跑在后面，穿过空无一人的自助食堂和地铁车站，放声尖叫着：‘回来，孩子！！回来！！’他跟着那小子径直地跑进了伊思特江，穿过那些避孕套、橘子皮、乱七八糟漂浮着的报纸，沉到了寂静的黑色淤泥中，去与那些浇铸在水泥中的黑手党、为了逃避那些焦渴的弹道学专家的探究之手而被捶扁的手枪相伴长眠了。”

在我身边的那个同性恋家伙一定考虑到：“好一个人物呵！等我把他讲给克拉克俱乐部中的小伙子听时才带劲呢！”他专门收集趣闻逸事，甚至会傻站着等候看乔·古尔蒂的“焊行动”。于是，为了诱惑他，我胡扯一气，并和他约会，把一些他称之为“荚果”的大麻售给他，同时我心里暗自想道：“我会像假荆芥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这种笨蛋给逮住了。”（注：假荆芥在燃烧时闻起来像大麻，如果粗心大意或未经提醒，经常能蒙混过关。）

“好吧，”我拍拍自己的手臂，说，“得去尽责了。就像一个法官对另一个法官说的：‘必须公正无私。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来一番武断专横。’”

我闯进那个自助食堂，贝尔·戈恩斯在里面，他蜷缩在不知是何人的一件大衣里，看上去像是一个本世纪一十年代中风的银行家；还有老巴德，一副寒酸而不起眼的模样，用肮脏不堪的手指蘸着奶油蛋糕吃，颇有点出污泥而不染的架势。

我让比尔照料一些住宅区内的顾客，而巴德则认识一些远在抽鸦片时代的遗老遗少：头发灰白得如同灰烬一样的好

似幽灵一般的看门人，用衰老的手缓慢打扫着满是尘垢的古老大厅；在毒瘾发作的黎明，又咳嗽又吐痰的鬼一般的清洁工；在如同剧场般的饭店中患着气喘病，已金盆洗手，不再买卖赃物的人；“潘多芬玫瑰”——来自皮奥利亚的老太太；不以苦乐为意、从不生病的中国侍者。贝德迈着他那老吸毒鬼的步子，慢慢地、耐心地、认真地把他们一个个搜寻出来，在他们失血干瘪的手中扔进去数小时的温暖。

有一次，为了寻求刺激，我和他一起作了这样一次巡游。你们知道老年人对于吃是如何地全然不顾羞耻吗？观看他们进食简直使你作呕。那些常年的吸毒者对于吸毒也是如此。他们一见到毒品就开始尖叫和莫名其妙地自语，唾液从口里流淌下来，肚子咕咕的响动，内脏在他们为吸毒作准备时都嘎嘎地蠕动着，遮在身体上的那层皮囊已荡然无存。不知不觉时，一大团黑乎乎的原生质会从他们身上噗地落下来掉在他们身边。见到这种情况真的能让你恶心至极。

“唉，我的孩子们以后也会如此模样的。”我明智地想着，“生活并不会对谁另眼相看。”

回城时我在谢里丹车站下了车，以防我落在那个缉毒探子埋伏在哪个隐秘处设下的陷阱。

不过我明白这样不能维持多久。我知道他们在那儿开会商议着使用警察邪恶的魔力，把我的可人儿投入文沃思监狱。“盯着那个家伙是不会有用的，迈克。”

我听说过他们用一个可人儿搞住了查比。一个被阉割过的老警察只是呆在邻近地区的一个地下室内，不分日夜，没年没月地折磨查比的心上人。当查比在康涅狄克州被吊死

时，他们发现这个老爬虫的脖子也扭断了。

“他从楼上摔了下来。”他们说。可谁不知这是警察的谎言呢。

吸毒者总是与魔法和禁忌、诅咒和护身符搅和在一起。我能借助“雷达”找到我的墨西哥城接头人。“不在这条街，在下一条街，往右……现在往左。现在再往右。”他，无牙瘪眼，长着一副老太婆的脸孔，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知道这个贩毒的家伙总是哼着小调，四处游荡。凡是他所去过的地方，人们都熟悉这些小调。他如同幽灵，毫不引人也毫无特征，以致人们对他毫不介意，听到那小调或许还以为是他们自己心灵的哼唱。所以那些顾客们，也是随着《微笑》，或者《爱情中的我》，或者《他们说我们还年轻得走不稳》，或者在那天哼唱的随便什么曲子找到他的。有时你可以看到大约五十个鼠脸猴腮的吸毒者病歪歪地尖叫着，和谐一致地跟在一个小子后面奔跑，而与此同时，那个“大人”则坐在一张藤椅上扔着面包喂天鹅；一个搞同性恋的令人讨厌的胖子遛着他的阿富汗猎狗穿过了东五十大街；一个年迈的酒鬼对着一只邮筒撒尿；一个激进的犹太大学生在华盛顿广场撒传单。还有一只啄木鸟；一瓶杀虫剂；一个以设计广告为业的同性恋者在内迪克店里用昵称招呼店员。吸毒者的世界之网在豪华的房间中联接起来，按泛着恶臭的爵士乐之弦调准基音，而后在令吸毒者难熬的早晨颤动起来。（老态龙钟的撬保险箱的贼在中国人开的洗衣房中吸着黑色的烟雾，而郁郁不乐的小子们则死于长期的服毒过量或冷酷无情的停止“呼吸”。）在也门、巴黎、新奥尔良、墨西哥城

和伊斯坦布尔（注：伊斯坦布尔正处于分崩离析重振雄姿的过程中，在那些破陋的吸毒者居住区更是如此。伊斯坦布尔的海洛因吸食者比纽约城的远为惊人），他们伴随着空气锤和蒸汽挖掘机一起哆嗦，互相间以那种我们无法听到的吸毒者的咒语尖声对骂。而那个“大人”正从路过的蒸汽压路机上倚身出来，至于我则藏身于铲斗的沥青之中。生者与死者，病恹恹者或者赊账者，上瘾者或过瘾者或瘾头再次发作者，全都顺着那毒品的定向射线络绎而来，那贩毒者则正在墨西哥多洛丽丝大街上吃着炒杂烩、在自助餐厅中细细品味着蘸着奶油的蛋糕，而在交易之处，一群吠叫着的“人们”弄得鸡飞狗跳（注：“人们”是新奥尔良俚语中对缉毒警察的称呼。）。

中国老头跳下河去，一头栽进锈迹斑斑的铁皮罐中，洗刷下又黑又硬，犹如矿渣似的积垢。（注：积垢是抽鸦片烟留下的灰烬。）

唉，警察拿到了我的量匙和滴管。我清楚他们正在瞎眼“唱片威莱”的引导下，在步步向我逼近。威莱有一张圆如唱片的大嘴和一头直竖如猬毛的黑发。他的眼睛是被枪打瞎的，由于嗅海洛因，鼻子和腮也受到了损害，他的身子就如一大块又硬又干、木头般的疤痕组织起来的，他的嘴现在只能用来吃大粪了。不过有时他还坐着地铁晃晃荡荡地出来，摸索着寻找毒品那无声的出现频率。他追随着我的踪迹跑遍了全城，总算找到了我早已搬走的住处。可在那里，警察只发现了一对来自苏瀑布区的新婚夫妇。

“行了，李!! 从那婊子后面出来吧，我们认识你。”于

是把那男子的突出部位一下子拉了出来。

现在威莱越来越炙手了，你可以听到他总是在黑暗之中喃喃的自言自语（他活动只在夜间），也可以感觉到他那盲目、探查的大嘴和令人害怕的追踪欲望。在他们闯门入户抓人时，威莱会完全失去控制，他的嘴会径直在门上咬出一个洞来。如果没有警察在旁边用探针约束着他，他，他肯定会把进入他大嘴的每个吸毒者的骨髓榨干。

我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用这只圆脸狗在追踪我。如果我的年轻顾主真的走上证人席陈词说：“他迫使我犯下各种各样的可怕的性行为，以换取他的毒品。”那么我就将和街道吻别了。

所以我们搞了一批海洛因，买了一辆旧斯图德贝克车，出发到西部去了。

瓦吉勒特承认他由于人格分裂而犯了罪。

“我站在我的身外，试图用鬼魅的手指去拦阻那些绞杀的罪行……我是一个幽灵，在长时间穿行于空间中无臭无味的巷道以后，也渴望着每个幽灵都向往的东西——一个实体。在那个空间里，没有生命，只是透明，没有死神的味儿，没有人能通过那水晶般的缀挂的鼻涕、时间的排泄物和肉体的黑色血滤器的粉红色软骨回旋，呼吸嗅到死神。”

他站在那儿，站在法庭内狭长的阴暗处，他的脸，犹如一张破裂的胶片，被欲望和饥渴撕碎了。这种欲求源自于原始的器官，正在受到毒瘾刺激（在第一次听证会时有十天的隔离期）的肉体表皮短暂地搏动了几下，而那种毒瘾的发作

在毒品第一阵无声的轻抚之下就会灰飞烟散。

我目睹过这种事的经过。十分钟内十英镑就杳如黄鹤了：人站在那儿，一只手拿着注射器，另一只手端着裤子，损坏了的肌肤在冷冽的黄色光晕中“燃烧”。地点是在纽约的旅馆房间内……桌子上狼藉着各种糖果盒子，烟蒂从三只烟灰缸上充溢而出，不眠之夜和突如其来的食欲组成的混合物滋养着满足的吸毒者那瘦小的身体……

依照联邦和刑法案，瓦吉勒特在联邦法院受到起诉。此案在联邦的一所精神病治疗院中了结了。这所治疗院是专为接纳“幽灵们”而设计的：各种各样不会伤人的物体……洗脸架……门……厕所……餐柜……它们就在那儿……这就是……所有的线路都切断了……此外一无所有……终结……每张脸上那终结的神情……

身体上的变化最初是缓慢的，随后伴着不吉利的沉闷声响往前跳跃起来，穿过宽松的夜服降落下去，吞蚀一切人类的线条……在他一片漆黑的嘴巴与眼睛之所在，只能见到向前突出闪烁着透明的牙齿的器官……但就功能和位置而说，人的器官不是永久不变的，性器官四处萌芽，直肠大开国门，排粪，而后停止，……整个机体在刹那间在调整中改变着颜色和连贯性。

拉比在受到他称之“发作”的进攻下，成了“社会”的负担。在体内，“受害者”把枪口转向了他，这下子没人能使它平息。在外部，在费城的街上，他居然蹦出来作弄巡逻车，那些警油子只对他瞟了一眼，就把我们全都抓了起来。

整整七十二个小时，五个病病歪歪的吸毒者和我们一起呆在一间囚室里。为了不把我的藏匿物让那些饥渴的吸毒者发现，我们玩弄了一些花招，而且贿赂了看守，于是才被安置在一个隔离了的囚房。

深谋远虑然而却被视为怪人的瘾君子，为了对付大逮捕，总是在身上藏匿下一些备用品。每一次注射毒品时，我都要留下几滴，让它们落在我的背心口袋里，长此以往，衬里都凝得硬梆梆的了。在我的鞋子里，我还藏着一只塑料滴管，一只别针则别在我的皮带上。你们都清楚这种别针与滴管的例行程序是如何描述的：“她抓着一只凝结着鲜血和锈斑的别针，在她的腿上凿开了一个大洞。那洞敞开着，就像一张污秽、溃烂的嘴巴，等待着与那滴管默默无语的聚会。转眼之间，她就把那滴管插入了豁着嘴的伤口里去了。可是那可怕的寻求刺激需要（犹如干涸之地上昆虫的饥渴）使她在用力过猛之下，使那滴管在她那已饱受蹂躏的大腿里破碎了（这腿看去犹如一张污迹斑驳的招贴画），然而这与她又有何碍？她甚至都不屑于去消除那些玻璃碎片，只是以一种屠夫的冷漠空虚的眼光注视着自己血污的腿部。她根本不在乎什么原子弹、臭虫、癌扩散等候着重占有她那怠惰的肉体……甜蜜的梦幻，潘多芬的玫瑰。”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从腿上捏起一块肉，然后马上用别针刺一个洞，再把滴管贴在洞上（并非放到洞里），缓慢地把溶液小心翼翼地挤进去，以免从边上喷溅出来……在我抓起拉比的大腿时，他腿上的肉犹如蜡泥那样凝止不动了，从洞中慢慢地渗出了脓液来。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像费城

的这个拉比那样冰冷的活体……

如果只需一个“闷熄聚会”就可了事的话，我打算除掉拉比（“闷熄聚会”是英国的一种乡村风俗，旨在结束上了年纪又卧床不起的受赡养者，一个受到此种困扰的家庭召开一个“闷熄聚会”，请来的客人把许多褥垫堆在年老的受赡养者身上，然后爬到那些垫子上面，纵饮直至酩酊大醉。）。拉比对于这一行业来说，已经是个累赘了，该被摒弃到这个世界的贫民区去（这是非洲的一种实践，官方称之为“引弃”。其功用就是把那些年迈的人物带到丛林中，然后把他们遗弃在那儿）。

拉比的发作变成了习惯。警察、看门人、秘书一见他接近就会咆哮起来。金发之神已降至不可接触的邪恶之上了。骗子们从不改变事物，他们只是破坏、粉碎——在寒冷的宇宙中分裂的物质、随着宇宙尘漂浮开去，在身后留下了空虚的壳架。世上的强者有一个记录是你们永不能打破的，那就是内部的受害者……

我离开了拉比，留下他冒着一成不变的烟灰之雨，站在那通往苍穹的红砖贫民窟的一个街角上。“打算去教训我认识的那个医生。马上回来，会从那救苦救难的地方带……不，你就等在这儿——不要让他认出你来。”于是，哪怕沧海桑田，拉比也站在那街角上等候我了。永别了，拉比，永别了小子……不知道他们在露面和把躯壳留在身后以后，将会浪迹何处？

芝加哥：蜕了皮的意大利人的隐形统治集团；一蹶不振

的黑帮分子的臭味儿；世俗的幽灵在诸思和赫尔斯泰德、西赛罗、林肯公园城袭击你；梦幻的乞讨者；昔日渗透了今日；吃角子老虎及小旅馆那臭名远扬的魅力。

进入旅馆内：一个被隔离了的巨大空间，指向无聊天空的电视天线。窒息生命的房间里，他们盘旋于那些年轻人之上，从他们舍弃物中觅捡一些聊生的东西。只有年轻人才携物而进，而他们却早已是风烛残年（在东露易丝街的沙洲之下，躺卧着沧海时代死去的边疆开拓者）。伊利诺斯与密苏里，筑堤人的乌烟瘴气；对“食物之源”五体投地的礼拜；残忍而丑恶的庆典；从蒙特维尔到临海的秘鲁那新月形的不毛之地泛滥着的对“赤蝎之神”的绝顶恐怖。

美国这片土地并不年轻：早在垦荒者进入之前，甚至于印第安人之前，它就已老而肮脏，邪恶肆虐了。邪恶从来就在此翘足而待。

警察始终如影附身：受过大学训练、不动声色的州警察；经验丰富，客气话连篇累牍，电子仪器似的眼睛却一丝不苟地打量着你的汽车和行李、服饰与脸色；咄咄逼人的大城市警察；软腔软调、一双如退色的灰法兰绒衬衫颜色的昏花老眼中透露着一丝恫吓与恐怖的乡村警察……

汽车也老是出麻烦：在露易丝街以一辆旧轿车换进了那辆一九四二型斯图德贝克车（这车就像拉比一样，引擎生来就有毛病）上路后，几乎还没到达堪萨斯城就不行了。新买的一辆福特车只能证明是一架烧油机，于是又以一辆吉普代替了它。可我们对它的鞭挞过分了些（这类车不适于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结果把车内的什么东西给烧坏了，吱吱嘎嘎

地乱响一气，最终我们不得不又回到了一辆 V-8 型福特旧车里。在远赴某地时，人终究无法战胜机器。即使是烧油机，你也得将就，要不就一无所有了。

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像美国式的影响缠着我们不放了。这比安第斯山脉中的一切还糟糕。在那里，到处高山小镇，像明信片似的山中的凛冽的风，犹如死亡一样卡在喉咙口的稀薄空气，厄瓜多尔的河边小城，灰如黑污的牛仔草帽下的系绳那样的山间瘴气，从枪口装弹的短枪，在泥泞的街道上觅食的兀鹰——当你从瑞典的马尔摩渡轮上下来（轮渡上不征酒税），扑面而来的一切会榨去身上所有便宜而又免了税的液体，还让你的心一直沉下去，沉下去。你所见到的是躲躲闪闪的目光和市中心的公墓区（瑞典的每个城市似乎都是环绕墓地建立起来的），整个午后都无所事事，既无酒店也无影院。我抽完最后一根丹吉尔大麻烟，说：“K·E，我们还是径直回到那轮渡上去吧。”

但是美国的影响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你既看不到它，更不知它来自何方。从那些街头巷尾的鸡尾酒店中任意选一个——每一个住宅区都有自己的酒吧、杂货店、市场和酒店，你迈步进去，它就冲你而来了。可是它来自何处呢？

它并非来自酒吧侍者，也不是来自顾客，不来自绕着酒吧高脚凳的奶油色塑料边和那暗淡的霓虹灯，甚至也不是来自电视。

它熏陶了我们的习俗，就如可卡因使你醺醺然忘乎所以。毒品已将告罄，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个规规矩矩、绝对是从咳嗽糖浆中捞出来的小镇上。吐完了这种糖浆，我们又驱